

史記

史記類



60021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

中庸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章

夫子只就舜孝而極其至。中庸論庸行之至而引夫子之論舜孝。章句云此由庸行之常推極其至。正從前十三章末節庸德中來。子臣弟友皆庸行而孝爲大。故引夫子此言。

大德卽大孝。大孝卽庸德。庸德卽大德。初非兩件。孝本庸德。如舜之孝做到盡處。便是大德。凡聖人未有非孝者。然其德之所重不在孝。亦如伯夷非不念舊惡。然畢竟是聖之清。柳下非不介不可易。然畢竟是聖之和耳。惟舜之孝爲凡聖人所不及。故其德莫大於此。論舜聖人之德固不止于孝。而大德惟孝。卽他處論舜德亦不專說孝。而此章大德却專說孝也。俗說反云德以受命而成孝。不是孝以成德。于中庸之意却相背。看總註由庸行之常。此指孝而言。本也。推之以極其至。此指德爲聖人以下而言。末也。大德必受命。言凡庸行之常。苟能充之至其極。皆可以爲聖人而受天命。此是中庸以道不遠人。勉人之意。如俗說則反德爲本而孝爲末。則必爲聖人而受命。乃可以爲庸行之至。非中庸之旨矣。

章意只就說孝。大孝必得天。所謂推庸行之極以見道之費也。大德卽是大孝。非所以爲孝者。後人推重德字。反看小了大孝。失中庸引證之旨矣。

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舉舜做箇樣子。自古以來聖人止有帝舜渾純是一孝做成底。觀虞書四岳薦舜升聞陞位。只是一孝。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

廟饗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解輒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饗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饗保而後爲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卽爲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乎。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知此則首節德爲聖人句。與下四句平列亦見。下節提出德字亦見。不知此側重非平列亦非也。

論章意舜只做一樣子耳。次節已結住。第三節便推開通論矣。許東陽謂次節卽泛言理之必然。此則太驟。看註舜年百有十歲。則此節正結上起下之詞。熟讀白文數遍自見。乃有謂通章只就舜身上說。不識何據。或曰出存疑達說等書。吁。此余向欲盡去。天下講章也。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

講章一派。起於元儒。盛于正嘉之間。如世俗所稱蒙存淺達之類。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二

正編

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等書。其鄙倍又過之。此不但道理之賊。亦文字之賊也。

### 首節

聖人未有不孝者。然聖人多不只以孝做成者。只舜之聖以孝成。故曰大孝。

俗解謂舜以聖人之德。并諸福以成大孝。然則堯禹文武何嘗不是。其所以獨推舜爲大者。自古諸聖人以孝爲其聖中之一德。只有舜一生單就一箇孝便做成聖人。做到有天下。此爲不同耳。其也與三字。正要看得非舜不足當此乃得。

大德必受命。通章卽此一意。推詳反覆。以見庸德之極。其用廣如此。若謂德爲聖人以下是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

自爲矛盾。末節當云必受命者爲大德矣。豈其然乎。此謬實始  
于陳壽翁許白雲。而後之講說者因之。失朱子之意遠矣。

許白雲謂大孝句是綱。下五句是孝之目。此句便錯。陳定宇謂德  
爲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似矣。如何又云德爲聖人尊富饗  
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然則定宇之所謂極其至。亦是倒看。  
不知德爲五句。卽下文祿位名壽受命。同皆所謂極其至也。或  
曰如子言。則德爲聖人句。應與下四句分出矣。曰不然。此德字  
與後德字異。卽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言其以孝成聖人之  
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孝替身語。與此德字分  
別矣。如此然後知首句是庸行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聖人句  
原當平列。提出不得也。

此章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孝庸行也。舜却由此庸行造到

呂子誥語卷四十

中庸

三

王編

極至。以此爲聖人。以此爲天子。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惟其孝  
爲大孝。故必受命如此。德爲聖人。言其以孝做到聖人。卽下節  
必得其名也。看堯典有鰥在下一段。廷臣薦舜之詞。只說得孝  
行一節。未嘗旁溢他語。卽所謂立德升聞也。至禹謨益贊禹曰  
惟德動天也。止述齋慄允。若以爲至誠感神。可見舜孝德之大  
與他聖之孝不同。今說者必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且以德字  
爲所該者廣。不止孝之一事。是小看了舜孝。正與由庸行而推  
極至之意相反矣。

舜之德爲聖人。止一孝成之。看典謨所稱自見。

唯舜之德爲聖人。純自一孝做來。故中庸獨舉之。

只是以孝爲聖人。不是以聖人爲孝。

五者俱是孝所極。不是以五者爲孝。

徐閻公德爲聖人是全句。尊爲天子非全句。評德爲聖人五句一例。安得有全句。有非全句。

五句只合平看。總是舜之大孝所致。此節只重大孝。卽下文大德字也。德爲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提重德字貫下四字。固非。卽五件平列。不知以孝之德爲聖人。而云以聖人之德孝親。便是孝外別言德。連下文德字俱泛。不切庸行之旨矣。

章中四箇德字。下面三箇德字一例。與受命對看。爲主爲綱者也。首節德字又一例。與尊富饗保並列。爲賓爲目者也。直當平舉。不當特提。蓋五句總以孝而致。非以此爲孝也。或謂孝爲聖德之大端。非德止於孝。其說似是而非。若泛論聖德。自然孝爲大端。而不止於此。中庸此章。却只論孝。故所謂大德令德。皆專指孝而言。所以只舉箇舜。不是他聖無孝德也。他聖不似舜。單以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四

正編

孝成名。有天下而備諸福耳。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評陳際泰文。舜之所宗者堯也。則謂已之祖宗何。評祖宗原不改文。舜宗堯。旣得堯之天下。遂奉堯之先。則後之人宗舜。旣得舜之天下。亦必遂奉舜之先。評全以私心說壞聖人。舍其祖宗而認人祖宗。而又冀他人以之爲祖宗。而皆以天下爲餌。豈復成聖人乎。唯和尚法嗣則然。然則和尚皆大孝乎。况舜只受命文祖。無奉堯之先之事。評舜受堯禪。其子孫不失爲大國之君。則禹受舜禪。子孫亦當不失爲大國之君。評此義不甚悖。然不失大國之君。以大孝之德耳。豈以禪人爲子孫之保哉。○饗保之福。皆舜大孝所致。中庸推極其至。以見大德必受命。舜意計中。並無此事也。如大士言。舜切切爲饗保計。而宗堯禪禹以圖之。不但誣聖亂道。說得大舜亦太拙甚矣。其說之謬。總由錯認德爲

聖人以下五句皆所以爲大孝。而不知爲大孝之所致。思必得  
養保以孝其親。則不得不宗堯禪禹。陰曲以圖之矣。自好講權  
用。因謂聖賢亦猶人耳。文人不明書理。憑臆妄論。每有此害。曰  
天子天位。乃四海公家之統。非一姓之私。三代以上禪授其受  
終祖宗。皆指天位相傳之序。非爲人後之義也。爲人後從父子  
倫出。天位傳授從君臣倫出。只因夏殷以後家天下。君臣中又  
兼父子之義。故其禮制又不同。要之七廟之設。皆三代之禮。與  
唐虞廟制義自別。不可以後世之法論古初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節

大德者。大孝也。非根德爲聖人句泛說德也。脫了孝字講。便與全  
章大意不相關矣。

此節緊貼舜講。下文漸說開去。得名卽指德爲聖人。得壽固是年

呂二詩語卷四十一

中庸

五

正編

多。而宗廟饗子孫保。亦卽其事也。故此節大德專就孝言。名壽  
皆歸本於此。一句泛論不得。

此節大德指大孝。末句乃推廣庸行言之也。

故天之生物節

因材而篤。兼下兩句說。

材字兼栽傾。不可對德字。栽乃對德也。

詩曰嘉樂君子節

此是引周詩。不是證周事。詩本指周。中庸引詩却不指周。時文未  
免說做中庸亦引來指周矣。

樊子引詩一段。宛然有尊周德。頌文武。原周所以受命之意。評

此論不然。此章專就舜說。下章專就周家說。總以明庸行之至  
以見道之費。虞周都是引證耳。雖大意未嘗不關通。然各自話

頭若謂引詩爲下章鍼線則文王之詩及周頌中言周家受命語甚多。豈不更明切。而引此泛用之辭耶。詩言君子。不指文武周公。而引詩者欲借以指文武周公。不太費分疏周折耶。通章只在舜論。不必增出周來。

到此原是說舜與周無涉。

**黃子龍文** 舍帝王之名。而君子是稱。何其大雅深長也。**詁** 此說陋甚。帝王尊號。秦以後事。詩中多稱君子。豈獨嘉樂也。

**金聲文** 天之祿君子也。其因在德。而所以然之故。不徒在德。德亦一人事。一人了一人之局。天必無此隆施也。**詁** 宜民人正是德

之應。德豈是一人事。自了原不是德。此等議論。亦自佛學中來。若非嘉樂顯顯。卽人卽天。而曰以獨知之地。潛與命通。吾未

見必得之明徵也。**詁** 如此說。直疑殺孔孟矣。引詩只取德命以

呂二評語卷四十

中庸

六

王編

起下節耳。無重宜民人句之義。若必宜民人而見達天。則無時位之聖人。其大德不可信。而天之因篤。亦疎漏不足憑矣。

引詩總只取得天意以起下節。原重受祿句。

故大德者必受命節

上大德必得靠舜說。此大德必受籠統說。固也。然理是推開。意是總結。

此言庸行之常。果能推至其極。如舜之大孝。未有不受命者。乃講德之至。而及受命。非講受命之由。而及大德也。二帝三王。受命得其正。卽後之孔孟。不受命。漢唐來。非大德而受命。亦自有其理。須講得通透。不然。反與必字刺謬矣。

**羅真漢文** 世無大德之人。卽天命無所屬之矣。世無受命之人。卽權謀有所好之矣。**詁** 卽孟子天下無道。小弱役强大亦天之

說此是天亦無如之何。然使有大德。天必急命之矣。然則孔孟云何。曰。天所以命孔孟者。又別。

聖人只盡庸行。而天命自屬。德命相與之際。消息甚微。中庸說出必得之理。指示人從庸德用力。以極大道之費。

大德不是爲受命。只大德必受命。

命卽在德內。

命原是聖人自己分內事。得失由人耳。

氣數之命卽在性命。中德有淺深。則命有厚薄。惟人自取耳。程子所謂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是也。

### 附嘉樂君子二節文

引詩以明得天之故。知庸德之必極其至也。夫栽培傾覆。物之於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七

正編

天也有然而況有大德者乎。讀嘉樂之詩。可無疑於受命之故矣。子思引以結庸行之至。以言費之大者。若謂吾言大德而及於天之生物。而知天之培覆。如其不爽也。而竊有慮焉。以天視聖人。聖人亦一物也。其能有此大德也。則以爲物之裁者也。大德而必得位祿名壽也。則以爲天之培之者也。斯二者。天與人各操其一焉。天不能必人之皆類乎裁。人反能必天之皆出乎培也哉。兩相需。夫是以兩相道也。而又不然。天無爲者也。以人之有爲。而天之爲著焉。亦人爲之自著而已。天無心者也。以人之有心。而天之心見焉。亦人心之自見而已。其所爲有爲。而有心者何也。德也。其所爲自著而自見者何也。命也。然則栽培傾覆。天固盡人而同之。固盡古今之人而同之者哉。其故莫詳於嘉樂之詩。其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言君子有此



此令德而顯顯然其昭著則天下嘉樂之矣說者曰人在上者一也民在下者也言君子有此令德則上下無不宜也曰受祿于天言令德之君子爲天下主天若論定而寵貴之者然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言天旣寵貴君子又必維持之啓佑之反覆眷顧之云爾夫天之於君子也旣寵貴爲天下主而又維持之啓佑之反覆眷顧焉如此何其盛也令德故也令德庸德也庸德大德也德人所主也命天人參焉者也人不克自得其所主而與天爭其所參天必不予人旣克自得其所主而欲天惜其所參天亦不能故大德者必受命然亦不必大德而受命者繼統之天子是也此其命皆其祖宗受之以遺其孫子故有德易以興小不德不足以亡一時自以爲得天之易而不知祖宗之德有淺深則子孫之命有延促故其時雖有位祿之及而名壽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八

五編

有所不能干亦有大德而不必受命者聖人而在下是也此其命皆自天地受之以移其氣數故無德可以貴小有德不足以賤一時皆以爲得天之難而不知天地之德有甚尊則氣數之命有甚薄故其身旣獲名壽之奇則位祿有所不必計凡此者皆天也而所以必之者德也德莫庸於孝而推之可極於天嗚呼費哉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爲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隆曆開村俗講說杜撰章旨強拈無憂二字作貫耳

武王作中庸者子思也言武周者夫子也引夫子稱武周之言

以證中庸者子思也。荆川文時中無忌憚等語。吾終病之。安得夫子言時。遂知有分章照應之中庸。遂以時字分別武周乎。此雖孔子之言。然子思引來。却爲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聖人因時制宜。各盡中庸之道處。若謂孔子言時。不爲中庸分章照應。然則舜之大智。回之爲人。子路之問強。皆夫子偶然各論耳。又何曾有貼合智仁勇道理。父母其順。夫子自言詩。又何曾爲道之遠邇高卑乎。固哉。艾子之論文也。

首節

無憂是就境遇上說。若說得太玄妙。則無以處凡聖人。且與下文打成兩橛。

文王非公子封君。靠前後成功者也。其身於中庸之道。固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盛如此。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猶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極德遇之盛。而益見聖人盡道之至也。下面分列武王周公。各有盡中庸之道之事。此處却只言武王。蓋周公所爲。總以成文武之德。舉武王。則周公在裏矣。作述俱在德業相繼處。不以取天下爲說。兩之字是指文王而言。

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節

纘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文王不臣矣。要之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天人交迫。莫之爲而爲。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王時。已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爲纘緒焉耳。

纘緒專指翦商一事不得。然却脫離不得。肇基王迹。兼德功而言。卽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之道。非圖謀神器。吾欲避翦商之

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仁德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以獨始于太王哉總是豎儒眼中看得翦商是大逆不道事於是曲爲之說反將聖人心事裝成枝梧闇昧不道太王武王所爲皆天理至道有何罪過賴後儒解免耶

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候服其纘緒未嘗不光大也此句另講到一戎衣方說到有天下有天下亦不過纘緒中一事耳如此看方見武王能盡中庸之道

武王之不同乎文者時也非德也不失顯名非可以權力詐術爲之曰天下則古今之公理也曰身則一人之有道也可見武王非聖人論直是小人無忌憚耳

顯名我所固有特不因是失耳

不失中自有學問本領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十

王編

不失兩字最難寫輕率不得又斡旋不得世人不曉此義便有輕于非聖者原其禍本是自子瞻論來蘇氏文章害人心術豈淺評耶

### 武王末受命節

**章世純文**武王旣没道在周公公引人臣之分亦可委遠時柄云

云評人臣也委不得使周公是異姓亦然也文仁孝之事先王

所自有文文武各無闕欠周公自有成之之事文可以創置創

置之可以更設更設之期於有以見異以明新朝之深恩評理

當然耳豈謂新朝必須見異哉此等論頭卽害道文事有所繫

之而後重繫之文武則無專已之嫌評周公制作原不會繫文

武名下不會避嫌此論亦害道文功有所歸之之爲安歸之文

武則有不忘之思評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論語非周公當時

以此立說也。通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專指周公之事。周公當時只盡其道之所當爲。爲文武之所不及。爲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謂周公以之歸功文武。借名免專己之嫌。便是私心作用。豈復成聖人。豈可謂盡中庸之道哉。以此揣摩姬公心事。不啻天淵之隔矣。功弘矣。被之以德。聖人所以高其道。德以爲功。一倒說。則德成假矣。

此是孔子敘論周公之事語。成文武之德。固不是周公立說自解。亦不是史臣紀載筆法也。強造一番淋漓隱痛之言。都是後世人心迹。聖人如青天白日。用不著一分陰氣。

又言又追王者。身本非王。而自後人加之也。深觀禮意。臣子無爵。君父之文。君父亦無以卑臨尊之義。故死者可以稱天。以諡之。則遠者亦可稱天。以爵之。皆歸于以天道行事。評此實理。非權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十一

正編

借之法。太王王季。於道當王。故可稱天以尊之耳。文。今之始王者。實文王也。而其追王者。則固文之祖與禰也。評此說稍曲。文。追王之者。子孫也。而其宜王者。則固自在太王王季也。不獨以情而議。而又兼功與德而議。則其義亦必如是。而後盡耳。評後世議禮。只講情耳。周公直以功德當然。非又兼之謂也。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略。不會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道理上生來。爲萬世不易之大法。不是體貼文武孝思。會崇其私親也。故不入達孝章。而於此發之。原不關孝字事。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此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

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王文王也。文中言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其道理甚高濶。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爲盡中庸之道哉。但其謂始王爲文王。故追王正文王之祖考。此却是曲說。總之在三五世數上。講隆殺。此是周公制禮後方有此推論。當周公追王時。是特起之義。安得便拘世數定制。太王王季之當追王。使周公生在康王後。亦須制此禮。所謂成文武之德者。推武王文王之志。本文王之德。而云非謂以文王爲王者。而爲追王之始也。皆因王季下。少了文王二字。有此支離。其實文王已追王。不待周公也。

上承大孝。下起達孝。此章是過脈處。看下章註云承上章而言。又云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述之大者云云。則此處正下章發源。但此章原平說文王武王周公之事。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而推本其孝。非直稱其孝如上下章例也。周公成文武德。其經緯制作甚廣。追王崇祀。乃其大者。以孝爲制作之本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

首節

章大力指達爲變通。誰非變通者。究竟達亦大之義耳。達孝與

天下歸仁同例。看得許與稱謂粗淺。故歸字達字必欲說入高玄去。不知非欲淨理純。不足以當歸仁。非德盛道行。盡倫盡制。不足以當達孝。許與稱謂。原非粗淺事也。越說得粗淺。達孝理體愈高。大力知變通之非。而仍以大釋之。其不曉通謂之義。亦猶夫人耳。

註明云承上章而言。看下節註繼述亦就上章說。而下三節祭祀之理。指通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實據。自應止就上文發明。爲是所謂通上下。卽上文兩達字。亦卽此達字之。所以然。蓋此理本非武周之所獨。自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之仁爲天下所共有。故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根源在此。夫孝者節。

夫孝者三字。不粘住武周。正見此理橫天塞地。凡爲孝子皆當如此。武周特其最耳。如此方見達字之義。

善繼述所該甚廣。據註大者亦當於制禮上說。粘煞伐商立論。乃時文之粗也。

章意以道之費之大者而言。指其盡倫盡制。重在制禮一邊。戎衣

纘緒。固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舉此以爲訓也。人多貪發上章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十三

正編

次節專在取天下立論。反失本章下文四節之意矣。達孝達字。原指天下此心此理之同。故通稱無異詞。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此武周之所謂達也。若止就征誅上說。如何盡得達字。善繼述之義。在功業則有功業之繼述。在制作則有制作之繼述。纘緒而有天下。功業之繼述也。然亦修德行仁以爲纘。非先王謀人天位。子孫必成其志。是曹丕司馬炎皆達孝也。制禮通于上下及下二節。制作之繼述也。不必又扯戎衣有天下來說。盡倫備物。仁至義盡。在諸侯時盡諸侯之禮。在天子時盡天子之禮。此則時勢有不同耳。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此章須明此義。

事志只就禮制上說。合天理當人心。便是善繼述也。所以達也。

春秋脩其祖廟二節

不是以春秋二節概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耳。

春秋二節總是舉祭祀之禮大段而下節推其義以見其孝弟春秋節指各廟之制而太廟亦在其中宗廟節則專指太廟之禮春秋明是四時祀事宗廟節則兼大禘禘祭及四時之禘大禘陳祧主時禘不陳也時文分時祭禘祭亦無大謬但宗廟節專主大禘不無偏漏耳有謂二節俱屬一時則時祭時安得羣昭羣穆成在耶。

### 宗廟之禮節

看此節禮制子孫庶畢備而情文周密規模宏遠自非禘禘安得如此註中明云有事于太廟則非春秋各廟時祭之禮所同可知固不可混兩節爲一串也。

太廟坐位與屋制不明而以後世擬議則北牖南向南牖北向等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古

正編

語皆可疑矣。

宗廟之禮兩句專指與祭子孫而言左昭右穆者廟制也只明宗廟二字宗廟之禮即指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已包下四句在裏所以序昭穆言凡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各以其祖宗之昭穆爲行次也。

止重武周制禮用意周浹仁至義盡情文燦然以見道之費處到末節明乎郊社數句漸推開濶遠作結此節勿即夾入封建黜陟邦國朝廷治天下之義。

### 踐其位節

此節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侯爲王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卽是繼述之善當泰誓止稱文考至武成柴望後稱文王豈泰誓時猶有歉而武成後乃爲孝哉當稱文考。

秦誓時善繼述也。當稱文王、武成時善繼述也。廣平所謂武王觀政於商時，使紂一日有悛心。武王必與天下共尊之，無牧野之事。果爾，則西岐廟中終無敬愛之孝乎？故不可以時說害正理也。

**陳際文**云云。其字指先王，則太王、王季之緒俱在內。周公成

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其義自圓活。繼志述事不必坐紱文王之事也。大士看孝字，只好用在文王。故其說如此。不信指先王固孝之至也。

孝之至也一句，總結上三節。正在禮制上說。此至字猶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至字相同。

### 郊社之禮節

聖人制祭祀之禮義甚精微，到上帝其先，其義乃盡。中庸因時祭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五

正編

說至此，直從鬼神盛德章來，與下章達道九經歸于明誠作樞紐，不僅鋪陳祭祀制度也。

只就制作精備處見武周能盡中庸之道。

達孝意上已了結。此就盡制之極推廣，以見武周盡中庸之道之費也。

註於上節云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解者遂謂不宜復根達孝。然則此節不幾成贅疣乎？蓋上節止結春秋二節之義，非通章已盡，而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事以先王為心。故曰孝之至。此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濶大所及者，遠以起下章問政為天下國家之意。故此節所重在明乎以下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況宗廟祀先上文已盡，安得以復述為推開乎。



郊社禘嘗之於上帝其先明禮義之于治國總在所以二字得个會通關紐武周之所以制與後人之所以明皆從此貫徹今人看道理只是所以然處不的

**黃淳耀文**郊之禮有二正月行之爲祈穀十一月行之爲報本而總必以陽之類求天社之禮亦有二后土之祭在北郊社稷之祭在國中而總必以陰之類求地註明此便知併后土不得**文**天地陽先陰後者也評卽有先後必無合併**文**後世天地合祭漢始于莽唐始于嬰故蘇軾主合祭而劉安世力詆其說然事鉅費繁人主之出益不得不疏故合祭非得已也註論大禮只合在道理是非斷定豈可遷就向功利去註中明云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自萬曆後塾師欲速刪註授徒此句未有不塗抹者蓋學士家從未之見也崇禎間尤以不依註爲高雖見亦必反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二

正編

之於是曲說橫行矣陶菴亦未能免俗而又濟之以典贍尤足以讐世然非陶菴之幸也

不言后土省文也註中明白說破而作者必欲增天統地父統母等論以撇开后土直是不曾讀註

五峯以爲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然之而吳澄獨以爲有北郊祭於方澤惟天子得行故以配郊爲至重之禮然看下面禘嘗對舉嘗乃四時之祭通於諸侯亦不獨天子行者恐只是社祭但天子之禮不同耳看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自明北郊之祭於尚書春秋無可據者

**陳際泰文**大報天而配以祖而五帝六宗皆天神之分合而主之者也故以圜丘饗之註天神非上帝也乃四時五氣日月星辰寒暑水旱之屬**文**大慶成而配以禩人主祀天歲一舉而郊爲

尊。至於社則地之尤卑者也。評地雖卑於天，然亦極尊。故書稱告皇天后土，社亦卽是祭地。但諸侯羣姓亦得立者，非別有尤卑之示也。文祭於方澤，致地示物魁也。而社不與焉。評此是祀后土大祭，而天子自有社祭，亦所以祀后土，非兩示也。祭有大小耳。文五歲而禘，所以本始出也。故王公與焉，始祖配焉。而審親與別尊，所以因之者也。評大禘只配始祖，無審諦意。審諦只可訓禘禘耳。文極尊尊而配以祖而已，祧未祧皆始祖以下而昭穆之者也。故以禘祭祭之。評若時禘以禘爲尊，則嘗亦有禘。若大禘則又未嘗禘也。文極親親而合以食，人主祀先之禮不一。而禘爲尊。至于嘗則祀之尤卑者也。評亦不卑。文惟嘗祭無樂，則嘗專爲飲食而已矣，非爲饋鬼也。評因時序陰陽分迎來送往，故嘗無樂耳。經文甚明，何嘗有飲食之說。文明禮義者明此而已。評郊與社對舉，指天地也。非天子不祭天，而諸侯以下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然不可謂事母者尤卑也。故先儒謂社卽祭地，而有廣狹之不同。置社止其里，侯社及其國，土社徧乎天下，皆祭地也。故謂州里之社尤卑，則可。謂凡社卽地之尤卑者不可也。禘者五年之大祭，嘗者四時之祭之一。禮不王不禘，而嘗則通于上下。非謂嘗以飲食爲義，故尤卑也。祠祔嘗烝之名，皆因時物生成取義，豈皆飲食之謂。蓋兩者俱各舉其盡以括義，固有大小之分。與天子諸侯等差之不同，而未嘗有分尊卑之意。且謂明禮義者只明此尊卑，便治國如視掌之易，恐聖人之說亦不至粗淺如是也。

按禘與禘確是二禮，其混禘於禘爲一事，致歷代紛紜不定，則自漢賈逵劉歆始也。楊信齋論之極詳，而莫明於朱子王者有禘

有禘諸侯只有禘而無禘二語。灼然可無疑矣。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天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卽大禘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諸侯以下所無也。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禘，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禘及高祖。然云于禘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禘。大禘則合毀廟羣廟之主，食於大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卽爲禘，皆合毀廟羣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不復贅曰始祖而曰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稱祖，故可統指羣祖也。且配之云者，偶尊

商大禘之詩。雖則祭文王之徹詩。其以爲禘詩者毫無可據。蓋詩序之妄也。凡序之不足信。而朱子辨說之精類如此。正惟天子別有禘禮之尊。而魯僭用之。故夫子謂魯之郊禘非禮也。若止是禘祭。但有所自出之異。則魯又未嘗僭祀學稷。何爲非禮哉。禮制雖散亡難考。然但就禮經參訂之。尚有足據。如大傳王制禮運。曾子問儀禮子夏傳。皆昭然可見。至春秋三傳。止侯國僭禮後之記載。其名實混亂。固有不可以證大禮者。又不足憑矣。

祭莫大於禘。論語中夫子謂其難知。文意與此處略相類。嘗乃是四時常祭。舉其一耳。嘗祭小。禘祭大。今人徒欲對仗相稱。旣于嘗祭補出禴祠烝。因于禘祭亦增出禘祭。以相配。不知合祭曰禘。禘非祭之名也。故記云。禘禘禘嘗禘烝。則禘亦曰禘。烝亦曰禘。嘗亦曰禘。將何說乎。此向來恆飢沿襲之誤。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九

上編

羅萬藻文。禮與義相廣云云。評禮便有義。何廣之有。看註中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分明的當。必不遵信。強生支離。徒見其不通耳。

從來禮家只成得散碎學問。須是明其義。

黃淳耀文。此之爲禮。起于未始有治之先。評有禮卽治在其中。理無先後。但明與治有先後耳。

陳際泰文。人必有天。而天子祭之。諸侯不得以分干。此何爲乎。云云。評禮義豈正名分之云乎。禮達於治。義蘊甚精。當于本原上理會。非可求之名分權術也。在論語問禘章。尚可兼名分意。蓋爲有魯禘非禮之旨。然亦必以報本追遠與仁孝誠敬之至爲主。而後微及名分爲得。若此節則全無是義。不得以彼例此也。

明乎以下。自是對後人言。武周制禮已盡倫盡物。安用更明耶。  
**孝廉文**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孝之實也。先成民而後致力  
于神祭之本也。**註**後世尊親之禮。未嘗不極其隆。却于此義無  
當。故于治國亦無關。

哀公問政章

故爲政在人節

此節緊接人存政舉說來。要看首句故字直趕下語意。

全章重在脩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明誠之理。皆從此節發源。取  
人句不過因上文生來。做過渡引子耳。意不重也。身不專爲取  
人而脩。道仁二句。謂其義在下不便實詮。則是若謂要避下文  
而併入取人中說。妄謂此處脩身又別。皆謬解也。

下文達道達德九經。身之包舉甚大。所及甚廣。脩身非專爲取人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也。語勢從上文急遞。趨注末句。只得如此耳。

取人以身。言有此種身。纔取得此種人。

以身二字當活看。原兼脩不脩說。人多坐煞脩一邊。說做不脩之  
身。取人而人不肯來。非也。有辛紂之身。所取卽廉來。未有無人  
者也。卽脩之中亦不同。身而性之。則所取爲禹臯。身而反之。則  
所取爲伊呂。身而假之。則所取爲管狐。身而詐力。則所取爲鞅  
斯。此脩身所以必以道以仁。而知人又不可不知天也。

脩身爲取人之則。則字極活。言其身爲何等身。則所取者何等人  
耳。非謂人不肯來也。

**楊以任文**王霸雜用。君子猶有譏焉。蓋道愈盛而仁愈衰也。**註**道  
卽達道。仁卽達德。盛均盛。衰均衰。無仁衰而道盛之理。

此節是結上起下。故字直貫到底。結上人存政舉意。脩道以仁句。

開出下文

仁者人也節

自此至下節只完得修道以仁句耳非平添出義禮來也。

此節總爲修道以仁一句註脚首二句接上句開章却已攝下五句下五句從此節節遞出非平列也。

**黃淳耀文**仁不可不詳其用且不可不詳其輔之之用。**評**尊賢亦不是義之用此與下節總發明修道以仁一句義從仁中推出作兩片看從仁義推出禮成三件又從義禮上推出知成四件合來祇是一个仁不是仁之道理有未全要此三者輔濟爲用也。

**陳際泰文**人主之量與仁義並大要當依其先後緩急之序而後用不窮也。**評**此節但虛虛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主

正編

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知以成仁故此節仁義不講事不講用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只此兩句訓仁義之理已盡親親爲大尊賢爲大專爲下三句等殺爲禮之張本故下此二句爲大就仁義中指其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言仁義之理莫大於此非先後緩急之云也。

惟親親處用力方到得博愛此中已隱然有等殺在。

親親爲大非親親爲始也人只講得始義却不是此處道理總之此處道理是節節推出不是歸併反約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曰禮所生也禮字卽是理字其本則

天也異端之學只要打破理字其原只是不知天故告子謂生之謂性釋氏謂運水搬柴是道象山之尚力行陽明之致良知皆是不求事理當然之極則故曰本心不本天近日無忌憚者

直敢道程朱性卽理之非。其蔽悖總不外是。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節

仁者兩節。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此節從修道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其實止一派說話。惟道理節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必如此方完得个仁字。故曰此節倒看。統言只一仁。分而爲二。則爲仁義。再分而爲四。則有仁義禮智。其中有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義禮智皆仁也。明此則計中兩又當意躍然矣。

何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修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事。親又親親之大也。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却事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固不止爲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字。脩字工夫正有在。故註中兩又當字最宜。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正編

玩只爲一箇修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倒看也。  
或謂荆川文單扼修身。與層遞語法不合。不知此節層遞語法不同。倒縮至修身。正是得語法處。

此節爲貫串上二節。句法遞下。似注到知天。不知却是層層伸脚。語頭重末輕。一層歸併一層。謂必須如此。又須如此。而後完得脩道以仁一句也。

三不可不是倒重。故註中用又當二字。非以知天爲重也。

大旨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四句又正見義禮智只完得一仁字。故曰此節書倒看也。兩知字卽伏下智字。智只在義禮分明上見。其旨最精細。玩註意自得。

此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不可不是重上語。不是注下語。故朱子

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蓋仁義禮之義多在下文。此只總結箇貫合的道理。補出智之意於兩知字。爲下文達德張本也。

此節是合義禮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脩身事親只在自己實心用力。若尊賢非知何以辨其品。等殺非知何以盡其分。事親是煞定底。二者是活動底。故智貼在人天上看。貼不得在事親上。到知天則活動底皆有煞定處。此智之盡矣。

**錢之壽文** 自人而言之。幾以爲有厚薄。惟我高下。惟我之心。而亦知皆天爲之云云。**註**此儒釋本天本心之分也。釋氏講見性普度。亦言仁也。惟其本心而不知天。故五倫可顛倒。由我親賢俱平等不分。下稍一路差去。直至大不仁而不知耳。

**陳際泰文** 人主之孝與衆人之孝不同云云。**註**欲盡親親之仁。必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三

正編

由尊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道理上看。則明通開濶。若坐煞親人二字於事機上說。說來便多格閼。至事機又只在人君身上說。愈窄隘矣。不道卽匹夫事親。亦不可不知人。

上知人單指尊賢。此知人又併連事親在內。非知人有二。因知天兼親賢等殺。而語勢倒縮急遞。不得不如此也。

將四句一滾急遞看去。一滾倒轉看去。則思知人句不消幹補疏闡。而其理自圓也。只在註中兩箇又字看得精細。

天下之達道五節

**陳際泰文** 天下之大。不可以無主。故衆建而爲君。天下之治。不可以獨制。故衆建而爲臣。**註**所見者大。可知君臣從天來。非詐力之可強制也。

**章世純文** 父子之相與。天地托焉。以衍古今者也。夫婦之相爲。天



地托焉以寄生化者也。昆弟之相差。天地托焉以廣旁生者也。註昆弟也。只在衍生蕃育爲道。則三倫只該併入夫婦一倫耳。且止父子夫婦昆弟生化不窮。便是達道。則人與禽獸何別。聖人亦無事成能其閒。安得謂之達道。纔有父子便有親。有夫婦便有別。有昆弟便有序。故曰道。若只此六件東西是道。則所謂親別序。又是聖人加造以膠漆纆索天下者耶。甚矣其鄙倍也。五倫中夾入朋友。頗覺不屬。然細思之。則四件總關係是一件。且四件或有暫無。而朋友必不能無。君臣亦可爲朋友。父子亦可爲朋友。兄弟亦可爲朋友。夫婦亦可爲朋友。四件不相及之處。又皆此一倫濟之。在五行論。卽寄旺四時之義。故其德主信。非迂說也。

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卽匪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嘗與禪子論及此事。謂汝欲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正

編

超出三界。故求脫離人物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得。奈何。禪者愕然曰。何謂也。曰。善知識高座。僧俗禮拜于下。叢林分職辦務。陞黜賞罰。清規極嚴。此非君臣之道乎。宗派法嗣。卽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徧叅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僧。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離者。真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理。卽真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

世人論古今。每云此有德無才。此有才無德。極爲亂道。德才猶體用。體用豈可分乎。所謂無才。只是智勇虧欠。正是無德也。所謂無德。直是不仁。乃不能盡其才者也。看中庸此句。自明白。蓋其說本於陽明。而熾于龍溪海門卓吾。彼意總以廢物曰德。濟惡

曰才。非吾之所謂德與才也。

或生而知之節

八箇之字。只是一箇之字。之者何。道也。道字提清。一也。根源自見。時文混沌沌。不知知行箇甚麼。

六或字。兩一也。總爲下兩等人說法。另提出生安。則此意分外分明。

放置生安。驅策學利。並輕置學利。驅策困勉。一步鞭緊一步。方與章末。愚明柔強結處。關通聖人望人主意原在此。平人資稟不過至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直無可推諉處。今天下多聰明好氣質人。只坐無志氣。便都爲流俗所壞。不愚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卽時文不肯學做。好時文。亦是愚柔之至。

呂子平語卷四十

中庸

三

正編

生字謂氣質清明。稟賦純備。生而異人者。之字謂知此道之全體。大用。非良知性生之謂。亦非草野一節獨行合道之可得而與也。

及其成功四字。有多少艱苦在。莫略過。

開口便敲煞一也。兩字。翻使展身無地。不道成功兩字。談何容易。及其兩字。正是時候到十分滿足時耳。

好學近乎知節

達德理所同。賦而氣有不全。承上文學利困勉者。設法謂依此做去。可以望知之成功之一。故曰近知近仁近勇。

質未及乎達德。近之所由名也。學行恥與知仁勇相關。近之所以然也。好與力與知深一步。則知仁勇亦親一步。近之功效次第也。

三近字是逆從困勉到學利而後求上同於生安。不是順從生安與學利分界說。如此方講得好學力行知恥用力猛厲。

**陳際泰**

仁者便於人。不便於己之事也。故人主自然行之而不能。而以天下之故勉其力。已誠有所累焉耳。云云。先將仁字

看錯。只作得惠術說。又講到使人不使己利己並利物。則純是人欲計較之私。連惠術都是假貨。正與仁字遠背。此不但不懂孔子之所謂仁。并不懂退之博愛之謂仁也。力行言凡有所知。必使實見之事而得之于心。非行仁之謂也。況其所謂行仁又只講得行仁于天下。與自己身心毫不相關。與上文三達德下文知斯則知所以脩身全無理會。即其所謂行仁于天下。亦祇是世間鄙俚勸善書所云做慈悲利濟好事耳。非聖王之仁政也。未有聖王之仁政而便於人。不便於己。天下利而已有累者。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美  
正編

也。又其講力字。人以爲得激厲哀公柔懦意。不知說做了近勇。

非近仁矣。

上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此三近爲勇之次。勇即在知行上見。

知斯三者節

知斯三者知字。與上文知之字別。猶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止致知之知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節

大匠作室。就壁畫圖。而梁棟椽楹楣榑居楔無不備具。顧其間先後次第。更一毫紊序不得。由是做而爲之。雖建阿房。柏梁。可以不失尺寸矣。九經是夫子絕好一幅畫壁圖也。自有宇宙以來。合下便須如此。非可以私意增損措置於其間。所以不謂之九政。而謂之九經。不然。則是匡時救弊。僅與王文中太平十策等。

觀耳。

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也。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舉成數。而後詳條目。復詳敘事。是文法如此。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謂九經有曰字。明是成語。則達道達德節亦有之。經可曰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耶。若謂經有未詳故云。則焉知下二節亦非經之自有耶。按家語於上節之下。有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云云。至天下畏之下。又有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齋明盛服云云。至固執之者也下。又有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云云。詳問答語氣。皆孔子之言可知。安得自爲註脚哉。

脩身則道立節

原是脩身以道。而身脩則道立。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七

正編

**金聲文**天下之有道無道。觀一人作君作師之身耳。上失而求之下。雖忠臣孝子。不能起其敝也。朝失而求之野。雖端士大儒。不能振其衰也。**程**朱其奈之何。人言宋亡於道學。不知宋亡於不用道學耳。

**陳際泰文**

三代之際。略于言性。而詳于言道。一切超器之學。隱而私之。而一效其事于脩身。明乎私者之無與于物耳。**邵**脩身外別有箇性命之學。要隱私。又無與于物。可知其胸中畢竟以禪爲高妙在。

賢與大臣不同。乃師友不臣。人君就學論道者也。故不惑在道理上講。不指事務及人臣之賢否邪正也。

賢不混大臣。尊不混敬。不惑是從尊賢得來。不泛從賢士大夫說。卽尊處見不惑之心。方極精切。

又陳文泉建諸侯而少其力。絕其萌芽。此大計也。雖致小怨焉而有所不恤。漢時議論豈可入三代。三代封建非一姓之私也。蓋三代與後世不獨規制景象不同。其立心與議論迥乎天淵之絕。不可雜和。

敬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邪不入。故臨事不迷眩。

陳子龍文事之將定。大臣之事也。事之已定。人主之事也。事已定後亦賴大臣不少。如曹參守法。豈非大臣事哉。

戚藩文狎于其臣以處之。志肆而事不及察也。肆與忽相因。君雖有小明。盡於忽矣。簡於其臣以責之。權輕而事不能斷也。外輕者中猜。臣雖有遠智。詎於猜矣。眩有二端。其在君者。人共知之。其在大臣者。則獨此文及之耳。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天

正編

自俊秀以上皆曰士。有服官者。未服官者。大臣以下皆爲羣臣。不獨士也。至士而羣臣盡矣。士之報禮重。而臣無不重其報者矣。懷之與畏。自是效之自然。若謂爲畏而懷。便是五霸假仁。不是王者之懷。

楊以任文政罔不舉之朝。其于二三友邦也。乃可專用德矣。云云。評九經序次。以內外遠近排來。非謂至此纔可用懷也。如所云則懷前另有作威法耶。抑上八經是威耶。所見只坐勢字。故雖根本修身舉政。而權術之意隱然。要之聖人所言懷畏。乃情理之至。而勢在其中。非徒從勢上計較出來也。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自方伯連帥大小諸侯附庸分邑。都鄙鄉遂。山澤關旅。人民以暨蠻貊。要荒舟車。人力日月霜露。所及者皆是。蓋三代天子未嘗獨得天下。只諸侯歸服。便是有天下。看文

王三分有二。何嘗盡入版圖。只六州諸侯歸之。便有天下之二。故曰懷諸侯則天下畏。天下仍指諸侯不得。專指人民不得。三分有二。文王懷諸侯之效也。故諸侯亦有懷之責。方見凡爲天下國家不虛。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不單指人民。凡小國遠方來享來王者皆是。此是推遠到極處。兼包上數經在內。看春秋戰國天下之勢。多是小國歸附并吞。便分強弱。懷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方伯盟主能懷。則天下之畏服亦然。其理不止天子用得。正夫子告哀公意。

九經之序。自內達外。至此已盡。天下二字。原無所不包。自弱小附庸屬裔以及各國臣民皆是也。

天下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有礙。要天下百姓畏。此是秦以後心事。

呂氏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三

正編

三代王者必無是意。況聖人舉萬世不易之常經以告其君。而啓其威加百姓之心乎。看上文柔遠人則四方歸。柔字歸字。纔是及民字眼。此畏字畢竟指小國外國。及各國有采地邑乘之君長爲得。蓋當時勢能抗拒天子之政令。不行于海內者。皆此輩不畏之故。故云然也。

天下畏固不卽指諸侯。然亦不止草竊梟雄也。萑苻奸宄諸侯自能畏之。若布衣揭竿而取天下。此漢以後廢封建爲郡縣事。三代所未有也。九經之序。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故愚謂天下二字。大段指要荒以外而言。舉要荒而域中附庸之長。鄉遂之民。固已包括無遺矣。若單說畏叛亂之民。是後世策略。非三代聖人之常經。卽畏字亦不是以勢鎮壓。使民不敢叛也。守禮奉法。納於軌物。道德一。風俗同。乃所謂畏也。不懷諸侯。則國異政家殊。

俗而不享不貢不王。斯爲不畏王威耳。將畏字看煞。做善懾算竊。則天下字自不得不指草澤奸雄。而懷字亦不得不夾帶權術之意矣。豈是三代懷畏氣象。

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事本乎天理。而權勢亦卽在其中。以上臨下出于仁。以下奉上出于義。上仁則下義。故懷畏相應如此。其實懷中具振肅之用。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惟後世單講作用。則所以爲天子諸侯之本既失。其爲權勢亦純是詐力相制。并非三代之所謂權勢矣。故此題從作用立說。固非。若不兼理勢講。亦不盡懷畏中體用具足之義。

**熊伯龍文**文武之興由藩侯。不制天下之命。則我之爲天下與爲國家也何以異。**評**此宋祖由藩鎮而廢藩鎮。成祖由親王而錮親王。皆私意起見。非文武之政也。**文**天下之勢在封建。不獲友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三

正編

邦之心。則天下之視共主。與視列辟也。何以異。**評**此義却是天下無王。則霸者得以威天下。

**曾王孫文**相天下勢之所在而急圖之。而天下遂不得不合其勢以歸我。乃後世不見政之強而見勢之弱。遂以弱勢議先王而忘其強政。是未明于懷諸侯之效也。**評**可見封建論之謬。唐之藩鎮。自失懷之道耳。唐之亡于藩鎮何尤。

齊明盛服節

九經各有本分。聖人各還其天命之當然。而天下國家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爲此九經也。若爲欲利天下國家而設。不但尊親等皆成虛假。卽爲天下國家而脩身。其脩身已僞妄矣。下面所以行之者一。歸于明善誠身。又如何說得去。

**章世純文**敦本崇源。將以爲可推之恩也。且夫卑其親者。無尊君

焉。輕其親者無重君焉。親親爲他人而親其理。既倒講到尊君重君。一發是私心。連仁之根斷矣。又吾恃祿位以爲仁。至戚可矣。才者可矣。其疎者傲狠不類者。若之何。用之不窮。莫如好惡。則雖祿位所窮。固自有所以處之矣。同好惡不是濟位祿之窮者。二句原是不語。如此則好惡句又分出層次矣。至謂戚與才者可位祿仁之。而疎屬不才。必須同好惡。更不通。疏屬位祿不過殺降。親親之位祿。原不論才不才。親之至戚而才者。正須同好惡。如何分說得。

同其好惡。原從天理起。不從人意起。

尊其位三句。單講一情字。便極真摯。也只得私意。纔看得私意。越真摯。道理氣象越小樣。句句從天說下。一本推行。直到民物得所。都在裏。方是三代王者親親道理氣象。明得此義。不但後世呂子詩語卷四十  
中庸  
三  
正編  
猜忌殘忍。至削奪禁錮誅夷。爲王者罪人。卽黃屋左纛之隆。寵長枕大被之愛。眷至縱恣不法。不問亦止。得私情。可以過厚。卽可以過薄。非三代聖人本天之常經也。須將一篇西銘道理熟爛。便見得都是天德王道上事。

君臣大義本乎天。則敬體皆自然之理。不可以人主私意輕重也。大臣之功在不眩。則自有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體優崇。乃得盡其道。官盛任使專主。尊敬義。乃大臣使令之官。非內外庶司也。隨其所使而不問。是爲任使。官盛任使。原不是增設冗員。

周禮曰。勞辱之事。勞則未有不辱。辱者敬之反也。後世治天下者。惟以私意待人。自宰相不自辟掾曹。則內無善治。自州郡不自辟僚倅。則外無善治。甚至猜疑避忌。不設丞相。致令閭閻無權。



政歸宦寺。天下事掣肘無一可爲。此莫是從頭鑄錯耶。何怪乎世之不復古也。

事不掣肘。程子所謂雖作永安尉可也。

**趙衍文**世之所謂敬大臣者。吾異焉。外示其經邦論道之文。而內無倚重之實。則上下之情疎。上飾乎陰陽調變之體。而下懷牽制之憂。則君臣之誼薄。**論**三代以後。不收大臣之效。弊病只坐此數言。

大臣本領在格君心。而其職掌只用人而已。此而不得行其志。更何事可爲。人主猜忌。爲其專權樹黨耳。不知此意一萌。小人得乘間中之。大臣受權黨之名。而小人已收權黨之實。敗亡往往由此。三代以後。上下相疑。已成故習。然漢唐之間。尚有延攬賓客。自辟僚佐。訶責近侍。得專征伐者。至近代又有不能行者矣。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三

正編

趙普尚能補牘執奏。得大臣之義。人主輒以私意疑其下。此小人得而害君子。而門戶之禍從此烈也。

**黃厚耀**大臣不敢擅權者。所以尊人主之勢。小臣有所役屬者。又以盡大臣之才。**論**不是盡才。亦無尊主勢意。君相皆天所設。以爲生民者。三公去。天子止一等耳。自秦以後。遂相隔濶遠。而猜忌橫生。至君臣不相保。皆尊君卑臣之說害之也。尊主勢及擅權僭擬等語。猶是末世見識。**文**大臣之體。褻則小臣得膺耳。目之寄以簡察台司。**論**後世用相。病多坐此。甚至以宦官監制。此相業之所以卑敝也。

忠信重祿。本是天理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卽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人主可以私意顛倒。

豪傑也。若但從交謫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爲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士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哉？要之後世人主以猜吝待天下，亦只是大家在人欲中看透此意，人臣爲其所輕耳。然以此而求勸士之效，亦不可得已。

**從田閒而來**，則宣力之暇，亦念身家。固雖人情，然在臣心中說不得。此等處最關人志識，不可苟。

漢唐以後太平之君，無不自以爲己時已薄，而不知其苛也。亂世之君，又方恨舊制之太時太薄，而不得遂其欲也。只一卷賦役志，已足爲後生民之具。況聚斂之臣，其所以講究哀益者，無窮乎。皆緣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

呂子詩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三

正編

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癢關切處也。中庸下箇子字。

一篇西銘在。

經言體子，只在上邊說。此換勸字，是合上下兼目與效而言。正要。在臣民意中看出忠信等事，所以勸處更關切有味也。第從臣民意中一寫，便似士勸百姓勸，非勸士勸百姓矣。

若謂必如此而後勸，太說壞了士民。若謂爲要他勸而後如此，又太說壞了君上。要之所以勸三字，旁人說道理如此耳。君與士民胸中，皆著不得此三字。

**唐順之文**，因勤惰而上下其食。類族辨物，勤者不嫌於豐，而惰者不嫌於儉也。豐者不以爲恩，而儉者不以爲怨也。稱事，中極相懸，總是當。此造物自然之道，所謂奉三無私者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節。

下節豫字。正豫此一。而註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原雙承兩一也。而言猶大學自脩始誠意。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亦止推此好惡之實也。前一也是脩身之一。此一也是治人之一。行有兩層。一只此一。

### 凡事豫則立節

豫之爲說。非謂凡事要先圖先慎也。先圖先慎。止講得一事。天下那有事事先圖先慎之理。惟能擇善固執。而豫得此一。則天下凡事之理皆本此而行。無不知之明處之當。故曰先立乎誠。不

是豫其事也。豫字中藏有一字。

題義之所欲豫。謂豫上文之一。而其所以爲豫。則下文擇執之功也。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謂道德九經行之者皆一。能豫此一。則道德九經無不立耳。今文泛作凡百事爲總要。豫習豫做。與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三

正編

書義脫離矣。

上言所以行之者一。此所謂豫。乃豫其一也。非先事機勢之謂也。凡事原可活說。但爲兩箇所以行之者一。故凡事必須根達道達德九經來。則豫其一之理乃明。而下文明善誠身。所以爲豫之道。方一脈貫通。

此句有三層意。道德九經是一層。行之者一是一層。豫又是一層。道德九經必本于誠。而誠必豫乃得。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正豫此誠也。人多泛說凡事。既不切貼。卽知貼道德九經也。只做得道德九經要豫。已刪却一字一層矣。請問凡事二字。註何以貼道德九經。專爲上文兩箇所以行之者一而設也。若脫離一字。更豫箇甚。

金聲文

云云

中庸前定。卽下文擇執。他只在機勢上說。其所謂

前定。乃如常住。萬緣流注不動耳。非聖賢之前定也。聖賢前定在理上。禪學前定在氣上。纔主氣便忌著理。怕爲理所動也。正希見處如此。

跲卽言中弊病。如跲蹬乖戾說不通之意。非兼行言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節

**陳文**先王鄉舉里選之制。卽授于平日相與爲競之人云云。謂不是他立說要復鄉舉里選之制。但不從古制講出。所以然則信友獲上。皆說入後世朋黨去。窮士望援引于所知。達者忌要求于故舊。一部史記韓文猶未能免此。況餘子乎。甚至植私以爭門戶。營賄以廣梯媒。又大奸惡矣。如此文方可說到順親誠身明善去耳。

**陳子龍文**我苟有家庭牽制之憂。而欲以身許人。異日且爲朋友。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節 正編

之羞矣。謂此荆聶之義耳。家庭牽制。自不礙于信友。看舜有聰象而師錫。獲上尚在未底豫之時也。**文**親之好不一。則順之端甚難云云。謂順不是隨其所好。順者卽底豫允若之謂。有以諭之于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孝之至也。非父賢從而賢。父不肖從而肖之謂順。信乎友。亦不是便於與之交遊往還。乃因其大節而信其平生。如郭泰之於茅容。亦是此意。先生大約爲其時結社走聲氣一流。抒寫耳。然看石齋先生仿林宗之法。信友而爲杖母者所欺。乃知不誠者之果不足以信友。獲上而信人者更須先明乎善。乃不爲僞妄所誤。此又足補此文之一義也。

**又陳文**主於有定。則不能通方。而不免於委蛇。主于無僞。則不能禦物。而不免于術數。甚矣誠身之難也。謂亦不必言其後之不能

誠只是誠到底也。總是錯，故不可不先明善也。及其遇善也，以純一爲誠，而遇不善也，以權變爲誠。語講入作用去，卽純一自有裁宜，無兩般誠也。自記：今人以老成爲長厚，以庸懦爲養望，如是而亦名爲誠身乎。蓋此輩人最足以誤國，明乎小善而不明乎大善也。大善者，用殺用權皆善也。語：雲間諸公喜談作用而惡理學，故所見率如是。蓋其時理學多僞人，無怪其惡。然豈可以此而并亂聖學哉。善豈有大小之分，用殺用權何遽爲大善。大樽或有爲言之耳。

誠者天之道也節

上二句言理，下二句言人。分界斬然而有人，纔有此理，合處自見。誠者誠之者，分界亦斬然而有誠之者，而後見誠者。合處亦見人有兩般人，理只一般理，故下二語可分兩樣。上二語不可平分也。況大旨註重誠之者一邊，連下二語勢原不平乎。誠者天道只是一箇圖，現成道理，合下便如此耳。此句且虛指理，未說到人。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美

正編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兩句且懸空說，正以不粘煞工夫爲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件，到人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也。

上句是兩邊所共，下句雖著一邊，然只要完得上句之理，仍是一串。其所以一串者，爲側重下截也。

誠只一誠耳。由生初迄成功，無或二也。但中間多一番工夫轉折，分出天人耳。

思勉：正是借誠之托，背出誠者耳。

思勉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借對面反托出。

來自見耳。

從容中道道字與上兩道字不同。卽達道之道。就宇宙倫理事物上言。人每混看。或說入二氏空虛別有之道去。

### 博學之節

五之字根善字尚有及者。五者皆爲未能誠身。求所以誠之之法也。誠字根原多拋置著。

此節是學利。下節是困勉。界限盡然。人都將誠之者三字朦朧過去。

雖是學知利行之事。然看下節。則困勉亦只在此五者中加百倍之功耳。非另有節目也。

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此五者就是學利。未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功。須是困勉。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三

正編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然聖人用功亦究竟離此五件不得。便降至困勉。只就其中加百倍之功也。離此五件不得。故知五者是徹上徹下工夫。

上四句相聯而下。是一串事。末一句與上四句對。又是一節事。問從學來。思辨亦當從學問說下。不得憑空講思字。

羅貫藻

又辨所以辨吾思云耳。又辨所思之理。非辨思也。又行又

所以行吾辨云耳。又行所辨之理。不可云行辨。且行則統上四句。亦不單帖定辨。又天下之理。苟有不徹于心者。簡之可也。又

亦簡不得。但是學問甲裏事耳。又天下之理。苟有不安于己者。闕之可也。又不安則還當慎思。不切要而可疑者。闕之耳。又慎

思所以去僞求無私之道也。又無私去僞。不切思辨之義。蓋思辨是惟精內事。

金聲文學問思辨行雖人而其真至之神動于不容已者即天。果如此。又是聖人之思勉矣。中庸明分天人講禪學畢竟要合天人爲一。只此處錯了路頭。一路道理都不的。

有弗學節

此節是困勉之事。則一能十能。亦止學利一種人。混入生安不得。總是誠之中人。此處纔分出兩種。

果能此道矣節

此道緊貼已百已千。就困勉一流言。故曰愚柔。若籠統指誠之者。便顛預矣。

此道只指百倍其功。與諸道字沒交涉。亂拈天道人道者皆誤。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終

呂子評語卷四十

中庸

三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四十一

中庸

自誠明謂之性章

首句指誠者言。次句指誠之者言。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不同。彼是統說道理。此是說兩種人道理。而意却注重自明誠。

**章世純**文聖人之誠明。亦何可析也。既發而有其辨。未發亦誠明。已發亦誠明。明誠之未發已發亦然。自誠明者豈必待發而後見邪。彼蓋以誠爲內。明爲外耳。謬甚矣。

兩自字境界不同。兩則字口氣迂直各別。須體貼註中虛實。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兩句同一則字。上則字快。下則字遲。上則字直。下則字曲。世間除却生安一二人其餘皆自明誠者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明。篤行所以誠。使謂只去篤行而不必由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正編

於學問思辨。則吾不知其所謂行者。是行個甚。篤又是篤個甚。今之儒者。有懲象山陽明之學過於高明。以爲寧取質魯一路人。其意未始不厚。然遂使村豎白丁。人人曾閔。向使象山陽明見之。不足當其一笑。適以張其軍而助之餒耳。知而故愚之邪。是爲狙公。不知而受其欺邪。是惑厠鬼。兩者均無所可也。故今日學者。但有求明一法。無遽求誠。不明而誠。所誠皆錯。悍然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卑弱者終爲俗學。其高強者必一折而仍入於象山陽明矣。可不慎與。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章

盡其性。人性。物性。各有實事。必知明處當。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到。此之謂盡。非異端之見性了性也。時文每作一盡其性。人物無不盡在裏許。是彈指出定。三界一切惟心造矣。豈惟不識性。



字。直不曾識得盡字。

盡人性。盡物性。都是實象。說做一盡性便了。竟成無相光中世界。掃却事理兩障。則聖學聖治皆漸滅矣。

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疊句法。自取支離之誚。邪。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闕一邊。講便不是。或曰。如公言逐層實遞。不疑於漸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疆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疆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

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備。而要其所爲盡處。於人於物。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二 正編

又自有各正之理。善推之序。

**林竇文**見有利而後謀之。見有患而後拯之。以此謂仁。謂義。功利之所在而喪其懷來。盛德之不終而忘其彝秉。以此謂道。謂德。其亦未觀於盡人盡物者。自秦漢以後。極治之世。其本領不過如此。朱子謂陳同甫以聖賢事業。向利欲場中比較。此毫釐千里之謬也。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足信程朱理氣之說至精而無可疑。

上言性。此換化育。上言能。此換可以。有義理在。

朱子謂千五百年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

之間。漢唐賢君何曾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然終久殄滅他不得。可知贊化育是實有其事。卽無其事而事之理自在。如此看則可以三字越活動越著實。

參贊都是實事。不徒作領子。

贊天地只在盡人物處看。

贊化育之事只在人物身上看。贊化育之功却在天地身上看。

**黃澤耀**又言誠有兩端。道器而已。化育以前形而上之道也。化育

以後形而下之器也。道器本不相離。無形時安有上。形下處

道卽存。如此分開不得。又人必不能中立於道器之間而無所

處。則僞之所積日以下。而誠之所積日以上矣。然則僞豈配

器哉。

**呂子詩語卷四十一** 中庸 衆萬雜揉。合之而爲一體。化工浩渺。操之而與同運。又

**語類**道家旨則經術。此四句只道得氣化上事。雖語近

橫渠。然橫渠也多言氣化。不是指聖人功用。橫渠說聖人處煞

精實。此却止是廓落之言。無當經術。大約諸公見理不真實。便

以廓落爲極至耳。

至誠實際。到贊化育已盡。末二句只是從此推擬品位之同。不是

這上面還有事在也。

參贊不是無分。却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

分上說也。

上六句有層次。下四句文法急疊。道理無層次也。

上六句有理一。有分殊。人每拈一放一。多失之直捷。下四句本無

層次。只是疊句文法。人每揆演口角。致失之支離。

附此章文

推誠明之全量。由盡性以極其至焉。夫吾性中本統人物而位天地者也。惟至誠能盡之。則兼盡之。則已贊之。則已參之矣。中庸言道首言性。性天命者也。天不僅於一人命之。蓋人人命之者也。不僅於一人命之。蓋物物命之者也。人物各命以一性。則人物各命以一天地。然而人人不能天地。物物不能天地者。非所性之有殊。而能盡與不能盡之別也。其所以不能盡者何也。天命一也。而氣質不一。受清者人矣。受濁者物矣。惟其受者濁也。故不能誠。卽能誠也。必不能明。不能誠而明。故物必不能自盡其性。而物與物隔。物與人隔。物與天地隔。於是乎有盡物性之人。無盡人性之物矣。氣質不一也。而嗜欲又不一。得純者誠矣。得駁者人矣。惟其得者駁也。故不能誠。或能誠也。亦不能爲自誠明之誠。不能爲自誠明之誠。故人有不能自盡其性。而人與

人岐。人與物岐。人與天地岐。於是乎皆能盡人性之人。皆爲求盡性於人之人矣。自今思之。其唯天下至誠乎。天下氣質之偏者。不可謂誠。全者亦不可謂誠。卽猶有氣質者。亦不可謂誠之至。天下嗜欲之多者。不可謂誠。寡者亦不可謂誠。卽求盡嗜欲者。亦不可謂誠之至。故誠爲至誠。則凡天下之有誠。有不誠者。不可得而幾也。天下之由不誠。以及於誠者。亦不可得而加也。由是以其誠而知。則爲生知。以生知知吾性之理。形上形下。罔不格矣。以其誠而行。則爲安行。以安行行吾性之事。由仁由義。靡不中矣。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夫性一而已。上而爲天下而爲地。聚而爲人。散而爲物。皆是性也。至誠能盡之。斯無不盡之矣。然盡則俱盡者。天下之理未始不一。而盡必兼盡者。天下之分未始不殊。則人其同體者也。同體而異性乎。至誠由己。

以推之而有所以變其氣質之道而有所以治其嗜欲之宜則人性盡矣而物其共命者也。共命而各性乎。至誠由人以及之而有所用其氣質之權而有所以遂其嗜欲之法則物性盡矣。夫至誠盡性之能事。至於盡人性盡物性如此。然則天地之內。惟人物而已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惟能盡人物之性而已矣。然而天地且有不能盡焉者。人物有氣質。天地能生之。未必能變之用之也。人物有嗜欲。天地能容之。未必能治之遂之也。而至誠則已變之矣。治之矣。用且遂之矣。則凡天地之化至而育不至。育至而化不至。化育至而皆有所不至。天地固懸一事以待至誠。卽懸一位以待至誠。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至誠位乎中也久矣。而人且疑其可贊而不可參也。是猶論官者克任厥事。而猶謂其不足立乃位也。豈其然哉。若是者。非謂其盡性

朱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五

正編

之後而後見其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參天地也。實可以參天地。而後謂之贊化育。實可以贊化育。而後謂之盡人物之性。實能盡人物之性。而後謂之盡其性。實能盡其性。而後謂之天下至誠。非具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者。其孰能與於斯。

### 其次致曲章

此至次與孟子養氣章義不同。近人都說做亞聖一種人。坐不看註耳。

其次對上至字。然除却至誠其餘通大賢以下皆謂之次。不止說一種人也。但有能致不能致。致足與不致足之異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致。故只成蠢蠕。致只是推擴將去。使復吾性所固有之全體而已。故曰曲能有誠。

陸文淵文次不一其人亦不一其功。曲字正各不同。學利困勉

皆是。

曲只是誠之一偏。纔見曲卽是誠。本非二物。

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卽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

**羅寫漢文**性之所有者曲也。則是非曲也。誠也。**註**謂曲亦是性則

得。不可謂性之所有者曲。誠與曲混不得。**文**曲之所有者誠也。有之斯能之矣。**註**有從能來。能不從有來。若論固有之有。則不可以曲名矣。**文**廣大者性之居。而必端隅以自循。此誠之謹忍而息於其微也。**註**誠不是一物。能有誠。謂德無不實耳。蓋中庸誠字。有指理言。有指心言。指理者可與性天通。指心者只就人能實。有此理言。不可與性混作一虛空道理看也。**文**惟人無權。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

六

王編

而後聽於天之自至。則凡所謂曲者。本天之事也。**註**曲本從氣質之性來。故亦本於天。致曲而有誠。却是人事。

**歸有光文**云云。**註**逐句回顧誠字。時人亦知之。但似一誠後自然無不至者。却疎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燦。一步却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逐節上做工夫。亦不是底處。一誠便了也。此義時人未解。有問馬君常稱其形著明。內俱暗藏箇致字。卽此義。曰。此却又別。致只帖曲上看。到有誠。則此理已實。以下都從誠字說。不復粘致曲字矣。若仍只有致曲。後何得云。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耶。

到能化。則誠之體亦足。其用亦全。更無分別處。指其盡頭言也。謂仍指上節至誠。則語成歇後。謂至誠卽其次之稱。則名號混亂。須見分曉。

附首二句文

求人道之誠由偏而得全者也。蓋誠一也而必俟致曲而能有者。則不謂之至而謂之次矣。至於有誠又安可量。且天盡人而予以性則盡人而予以參贊之權矣。而獨尊一人以爲不可及。則以天下無不足於性之人而有不足於誠之人也。然則人第求足其誠焉而已。而又不能則吾又謂其無不足於誠而有不足於性非不足於性之理而不足於性之氣也。蓋理止一原氣有萬變受理者無一異受氣者無一同惟無一同也。故天下皆有未足乎誠之質惟無一異也。故天下皆有取足乎誠之功則不得不推夫理全而氣又全者謂之至則不得不分夫理全而氣偶偏者謂之次矣。而抑有疑焉者。至次之名相去而實相近也。其必與聖人未達一間焉然後可而下此遂無足幾者耶。不知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七

正編

人之品量雖甚懸絕而以誠視之則止有至次而已矣。以至誠視之則皆爲其次而已矣。何則。自大賢以下至於恒庸其未得爲誠一也。自恒庸以上至於大賢其可以爲誠亦一也。蓋其未得而誠者惟曲之故而其可以爲誠者亦惟曲之故。其所謂曲者何也。當夫理全而氣全則天下之氣皆統於理而不分。此之謂性。當夫理全而氣偏則天命之理反附於氣以自見。此之謂曲也。蓋理虛而氣實實者得則虛者無不得矣。故性見於誠之後氣私而理公。私者盡則公者亦無不盡矣。故曲見於誠之先然則至之獨尊乎次者惟誠以前無此曲折耳。然則次之微遜乎至者亦惟誠以前多此曲折耳。曲折者何。翳惟致曲。曲之圍於稟受者其體超於稟受之初而離稟受無所求體也。卽其所圍者而一致之致其不及而無弗及致其太過而無或過致之

所以爲充盈也。曲之分於散殊者。其本立於散殊之上。而去散殊。無所得本也。卽其所分者而各致之。致其所知而無弗知。致其所行而無弗行。致之所以爲積累也。今夫人有僞妄而不能誠者矣。未有充盈而不能誠者也。有虛間而不能有其誠者矣。未有積累而不能有其誠者也。惟曲有自達於誠之功。斯誠無不各給於曲之勢。亦惟誠無或離於曲之道。斯曲無不共極於誠之原。一曲之自有一誠也。衆曲之止有一誠也。彼以順行而有之。此以逆取而有之。彼以統同而有之。此以博求而有之。彼以神靈而有之。此以漸次而有之。其所以爲誠者不同。而誠固無二誠也。蓋莫不生於二氣而近健者剛居多。近順者柔居多。惟不能自克其剛柔之用。故乾坤之理恒虛亦莫不出於五行。而得木者仁嘗勝。得金者義嘗勝。惟不能自極其仁義之純。故

孟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八

正編

天地之性難返。誠由致曲而至於有誠。而誠之所極。又豈有吟域哉。

###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此節首二句喝起。國家將興以下。一氣直貫到禍福將至。句一住。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道也。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道也。故曰可以前知。而不曰至誠前知。看之道可以四字。自分明。

道可前知。言理本如是。自著龜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禍福將至以下。言惟至誠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也。先知如神中。至誠正有審機之精。與修救之妙。豈僅同讖緯術數之學哉。

禎祥妖孽。無人。不有。單說帝王。便講不去。在天地間有實理。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人。有寔心。則實理在。

我故至誠如神也。著龜四體之自見自動。無時無事不然。非至誠之見之動之也。而惟至誠乃見其見動之所以然。以其道也。見動是著龜四體之自然。見乎動乎是道。皆公共之理。到卽見動而先知善不善。方是至誠之神耳。

見動只在著龜四體。知其見動却只在至誠。無至誠眼前刻刻見動。誰能知得。

看兩乎字。則吉凶原不關著龜四體事。著龜四體固不知其該見動也。然則以爲此爲見此爲動者。原是至誠耳。至誠如何便知其見動。在天地間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湊著便得。世間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空消滅耳。可見見動原在至誠心眼裏。

**陳際泰文**惟動以誠。故可前知。不然。世之雜然而動者固多矣。其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九

正編

能盡信之乎。**註**必誠而後動者可前知。則至誠之可知者鮮矣。正于雜然而動處能盡信之耳。**文**詭而動者之不足據也。**註**詭而動卽是詭足據矣。**文**浮而動者之不足憑也。**註**有浮卽可憑。曰動乎者。卽指禍福善不善。非泛言四體之動也。纔有動。此理便顯。不論動之誠與不誠。有意無意也。

至誠前知。只是理耳。豈董五經之輩乎。

善卽是福。不善卽是禍。然不云禍福而云善不善者。註云理之先見者也。程子謂董山人能前知。然聽其言論亦無異人處。只是久靜氣虛。虛生明耳。與所謂無一毫私僞。畱於心目者異矣。前知須靠定理字講。

善不善便是禍福將至之兆。猶言吉凶也。

**金聲文**人之於善莫不雜。而至誠者但得一善。學之於善莫不膠。



而至誠者又未始有善。評此善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體之善。禍福將至之先，其機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若作本源善字看，則兩之字先說不去，不善句亦有礙。不得不轉入無善無惡去。正希宗旨如此，觸著磕著，無非這箇耳。凡入禪學，則一切文字語句，無一定名義，皆可假借爲言。雖破句別字，不礙了悟。吾儒不然，字字有下落，彼此不相混，其極頭合一處，更自分明。

幾在事先，理又在幾先。一路追到極平寔地頭，却正是神妙不測之盡處。

**唐順之**文有一善一不善焉。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云云。章翊茲

先知當是靜照耳。若云誠動於此，幾於有意將迎矣。且誠何以動，亦無究竟義在。評幾動於彼，事物呈其朕，如禎祥妖孽著龜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十

正編

四體之屬，誠動於此，幾至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動則俱動，非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聽聰，而心通理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二氏之說，非聖賢語也。卽由其說言之，照卽動也。彼意欲其雖動而本體常寂，故曰靜照，非有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用智，非誠動也。荆川語本無病，且正見其體晰之精。

**真也純文**天下之物，莫不能效幾先之用，而人不能。物無機，人有

機也。評著遭刈，龜被鑽，彼亦不能神。豈亦有機耶。文一心之靈

四體之動，我以機智自用之，則天下得而用之矣。評越機智，天

越用之，所謂不善之動也。文物之能爲吉凶先者，又豈不至神

也哉。評物爲吉凶先，物寔不知吉凶也。文人而能物者，則人而

能神。評兆吉凶妖祥者，非如神也。因其兆而卽可知吉凶妖祥。

者至誠如神之道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以前知爲至誠也。至誠之知超乎人物。故曰如神。大力却要至誠離人道而學物。真是可笑。

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靜動之間者是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人只發揮得一幾字耳。

**祝聖**無者不可知。有者可知。隱者不可知。見者可知。靜者不可知。動者可知。不於其寂於其感。道所以正天下之聰明。此邵子加一倍法。程子不屑爲也。又知所有不俟其既有。知所見不俟其既見。知所動不俟其既動。不於其著於其幾。至誠所以豫天下之觀省。日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此理顯然。至誠只爭一先字耳。

呂子許語卷四十一

中庸

十一

正編

誠者自成也章

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于意頗與時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則言誠而道在其中。未嘗分也。首節誠者句兼人物而言。而道句專就人說。故上句無工夫。而下句有工夫。然註中卽找誠以心言二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下節不誠無物。註卽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若不誠以下止說自道。則宜云道之爲貴。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已。又何說乎。蓋誠在物爲實理。而在人爲實心。人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假如實心爲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清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卽此爲自道。若無此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清之道亦皆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時說則所重專在道矣。或曰終始句解自成不誠句。已是說自道。此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

終始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乃責之人耳。未嘗分道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也。不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末節又補而道亦行於彼乎。

首節

此兩句只虛疏誠與道字。到下節誠之爲貴。方責重人功。節次分明可見。人要發明兩自字。不道竟做了誠之爲貴題目。非此節本義也。其病總坐不信註。不肖細心體認。若能體認。則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得。卽虛字語助亦一箇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所以所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以爲兩自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不通也。這物字包攝甚闊。非對人而稱之物。乃兼人而言也。天地間象緯流峙。飛潛動植。

凡有形氣者。固是物。卽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爲交接之事。亦物也。故誠者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爲其包羅廣大。不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單屬對人之物也。惟其不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曰所以。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責重之意自見矣。或曰。下文又云誠以心言。似專指人。曰海槩說如彼。就一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物必有此實理而成。其爲物。在一物必有此實心而實理乃成。如物物統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之意。蓋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責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能也。曰。若說天下有自然之成。則自字恐易錯入老莊去。曰。不然。老莊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學。

慮之苦。理義之障耳。游廣平楊龜山以此意解兩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成之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之謬而併廢正義也。

物無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故首句懸空說。物無不誠。却不能道道。人心有不誠。而能道道。故道專屬之人。而其工夫只在去其不誠。而物之道亦自人道之。此末節所以成物也。須看透此意。

自成句兼人物。自道句專在人說。故朱子謂不誠句已指自道說。言指人之行之也。而道自道。兩道字音義本不同。而道之道理也。自道之道。行也。自成須人自行。故誠道分開不得。說自成。則自道在其中。講章以誠者句分自成。以下皆主自道。其解最謬。上句兼人物空說。却有誠之之人在內。下句專就人言。却有自成。成物在內。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三

正編

說者多謂上句是天命之性。下句是率性之道。本於大全。盛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實。聖人之心亦至實。與性字無涉。卽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誠。非誠卽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專屬人身。此道字卽誠之事理耳。就誠字帶說。故下而字。若云靜存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爲誠。亦是倒說。仍與率性之說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看章句自見。天道人道道字。與此章道字迥別。亂拈不得。

陳子龍文

人之心術不同。而意所自發者多。堅迹所強襲者易。敗

云云。良知之說。其蔽正在此耳。原儒術而誤天下。彼亦曰誠。故自成者如純忠純孝是也。自道者忠孝而可行之於君親。可達之於後世也。此處用不得格板。全在自家理會。方不爲儒。

術所誤。故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至誠如神。神者權也。論理之家。皆皮毛耳。**註**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責當然之功。非謂本之自己者爲真。而在宇宙事物教學者皆僞也。此皆爲良知之說所誤。嘵叨罵假道學一餉。分毫不切書旨。閱幾社原批。知當時一輩名士無一辨道者。可歎也。

誠者物之終始節

因首節上句兼物。下句指人。故朱子謂不誠句已說自道邊。言責重在人耳。卽須有人不他始得之意。非分此下屬道也。在物爲誠。在人須誠之。而自道卽在此。不誠句註中專就人心說。正與首節誠以心言相照。

**雜論**文吾今而觀於物。未有知其窮且盡者也。云云。**註**終始正

指兩頭盡處而言。非循環不已之謂。**又**不誠則其初亦無從有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西

正編

物耳。**註**不誠當就人心說。不當仍從物之本然說。**又**君子於此既有得於其理之不易矣。而內外精粗之分。不得不舉而實之。以事。**註**說成兩極。其意將上兩句看做造化萬物外事。爲天道自然。誠之句爲君子身上事。是勉然人道所貴。上下都說錯也。誠者終始句。卽君子之誠已在其中。但統言人物事物之理如是。故曰懸空說此句。不誠句專就人心說。今將不誠無物看入無始以來。尤爲謬妄。惟其終始句連君子在內。故君子句一氣直下。非君子有監於外邊物象而後不得已而誠之也。

**陳子龍**又天下之不能無物者勢也。而君子不敢以爲必有。**註**爲

甚要無爲甚怕有。

誠之實有工夫在。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節

仁知見處是德本卽是性。故曰性之德。

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故曰性之德。時文只是仁知性也。或以此章言人道。遂將擇善貼知。固執貼仁說。謬矣。此仁知是指成已成物之道理言。不向工夫推論。到合外內句下。故時措句上。照註補出。既得於己處。拈此意則佳。然亦不可分擇執。蓋成己自有擇。成物亦有執。彼知仁。非此知仁也。

**章世純文** 誠能兼成者。有所以成之者也。所以成之者誠也。仁

知乃因兼成而推論及者也。又君子於此亦求其端於仁而已矣。至於及物也。而又資之知矣。仁也知也。是推本語。不是用功語。且仁知並言。不得分次第。若云及物又資之知。然則成物又是一樣。何以云所以成物耶。又天下之事。固有無術而可行者。其近者也。家庭之間是也。無術而不可行者。其遠者也。天下之人是也。以術爲知。豈可言性之德哉。且家庭之間卽成物也。仁也知也。本推論成己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知皆吾性之德。誠則實有諸己。其成己卽性之仁。其成物卽性之知。故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已成物。而追本仁知。不是謂求之仁知而後能成已成物也。且又分別出求仁知次第。又將知說做權術作用。然則求仁而不能求知之術。則但能成己而不能成物。必須兩件各求。又何以謂之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哉。直於理解不通。

言仁知爲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自得於己。則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爲無所不當耳。合外內是拈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道字非性道之道。亦并非自道之道。

性字實。道字虛。此道字非率性之道。道字亦非而道。自道。道字也。性字與合外內相應。道字與德字相應。看本文句法自明。人將性道平對。下句應作道之合外內矣。

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合外內三字。乃與性字相應。

性之德也。三句三也字。上兩也字更急。末句較緩。

中二句要直下要急受。末句却急直不得。仁知雖爲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已。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旣得於已四字。卽節首誠者二字也。一滾並作固非。卽就性德自然順下。亦未夢見在。

此節與上節皆只說自成。而自道在其中。故上節註補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此節補而道亦行於彼矣。言外補自道則可題中平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六

正編

繳自成自道則顛預。

故至誠無息章

此章分明兩大股。一總結。又是一頭一過文。一尾。自相照應文字。前六節說至誠。後三節說天地。末節收合。此兩股一結也。以至誠無息爲頭。不貳不測作過文。絕亦不已。煞尾。此三節照應也。其大旨只至誠無息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第七節專指出不貳不測者誠也。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難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已不己者無息也。

通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貳不測卽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己。卽無息也。

不息則久節

凡天下治理事物各術亦必不息乃久久乃微道理未嘗二也然此却只說至誠之不息至誠之久微人多說向粗外。

**陳子龍**云古之聖人莫不有見於世方其未見忘乎微矣而未嘗不以爲驗也彼異說者以爲綿綿存之不勤于用其誠與否孰知之也乎。此等論如何動得異說異說卽有微亦非誠至誠不見其微其不息之誠自在。

微則悠遠節

**陳際泰**又云當時悠遠博厚高明等俱看入心性去如禪門過去現在未來六道因果總只是一刹那間事滿地野狐跳家得大士文竟實說在功效如沉翳之日一明然大士又說向後世粗迹事爲於至誠界分絕不相似此古人所以有扶醉漢之歎也。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七

王編

悠遠二字只一意悠久二字兼內外乃有兩義強將悠遠亦分兩樣以精神功業支配理便不確微以下皆指功業功業皆見精神不可分也。

高明二字須從博厚中刻畫出來大士文只將高明作文飾看而謂至誠但遲待約守不急役於此此豈博厚則高明乎且自悠遠以下皆推極至誠德業徵驗之盛非至誠以博厚高明悠遠爲事而漸次做成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節

此言至誠與天地同用天地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是實事至誠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亦是實事所以二字乃其所謂同也人不能實說多說向無形影去又何以謂之用又何以見其同哉。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自宜在功業上說。俗解以爲粗。偏要說入心性去。此禪家問庭下石在心內。曰行脚人著甚來由。放塊石在心頭也。

至誠載物覆物成物。煞有寔事。自當從功化及物處講。

正在用處看。三代後太平刑措。總到不得載物覆物成物甲裏。

貞觀之治。唐太宗自以爲行仁義之效。歎曰。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而不知其原。非仁義也。問何以非仁義。曰。其體不誠。故其功用

亦全不是。文武成康之治。惜不令唐太宗見之耳。此針一錯。直

到伯恭同甫皆認賊作子。以至於今未悟也。學者亟當辨取。

悠久合內外。故所以成物處亦徹內外講。成物只在覆載上見。故

悠久亦只在博厚高明上講。

悠久非寬大徐緩之義。此因上文之悠久而贊聖人之用之同於

呂二語卷四十一

中庸

大

王編

天地成物當在天地成物上配看。方見所以之意。

### 博厚配地節

註言與天地同體。正指其功用之所出。非指功用之所至也。若講

似載物配地。覆物配天。成物無疆。便是第三節義。非此節矣。

### 如此者節

此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處。無絲毫不是天地耳。非於覆載成

外別有奇事也。

###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節

以上言至誠之道配天地。此下三節言天地之道以証至誠。至末

節方合併言之。而歸重至誠。此節與上六節分界。

自無爲而成以上。專言至誠。自一言而盡以下。專言天地。末節乃

合言之。言至誠處。皆天地之理。然只說至誠。言天地處。皆至誠。

之理。然只說天地一夾雜便亂了賓主章法。

天是天地是地。如何不貳。惟其誠而已。若拈其氣之通合爲不貳。則已截然是貳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可一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節

此是第四節對子。註中誠一不貳是承上節說。本節卽各極其盛四字耳。作不貳看不得。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得。

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不貳處。便是至誠。蓋天地之爲誠不可見。從此道上見得。其所以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卽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

今夫天節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九

正編

此節人單指生物之盛說者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土正照不貳不息意。及其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寔非由積累而大以完語病。則昭昭撮土其指不貳不息之本可知。蓋此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

昭昭卽是全體。拆看云然耳。

若說天去覆萬物。覆得幾何。卽覆得盡時。量亦盡於此矣。須是萬物覆焉。只增得一焉字。便覺天體寬大多少。故曰無窮。曰不測。此節總爲則其生物不測句發明。一路說向外去。極言其盛大耳。人每爲映合至誠。偏要倒裝轉誠字。并且夾和至誠說到治化上去。皆謬見也。

凡作此節中文。每將聖人治功綴合至誠以爲得章意。而不知其

寔亂本文也。自天地之道至此。但言天地絕無至誠在內。一語夾和。便亂了中庸章法。彼總不知本文中自有章意關會在耳。註云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貳不息卽誠也。只不可說到人事上耳。

詩云維天之命節

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末引文王做箇模樣耳。須得中庸引人意。

天之可見處是不已。文之可見處是純耳。其寔一也。

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說天地之道也只是不貳不貳卽誠也。聖人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說文王之純亦不已。不已卽無息也。如此看兩邊結束甚明。

純卽是至誠。不已卽是無息。此亦易曉。然何故作此複衍語。只爲

呂子評語卷四十一

中庸

三

王編

說至誠與天地同。天地之無息可見。而其誠不可見。故結天地之說曰其爲物不貳不貳卽誠也。純也。至誠之誠可信。而其無息不可信。故結至誠之說曰純亦不已。不已卽無息無疆也。如此看。則亦字側重不已處。意自分明。

不已卽在純內。別無兩層。

人將亦字看做中庸幹旋詩義。便須增出純如何到不已。反成兩人。不知詩之言天卽是言文。猶中庸之言天地卽是言至誠就

詩不必更費唇舌。



